

十四、列传

（一）春申君传

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黄氏。游学博闻，事楚顷襄王。顷襄王以歇为辩，使於秦。秦昭王使白起攻韩、魏，败之於华阳，禽魏将芒卯，韩、魏服而事秦。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、魏共伐楚，未行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，闻秦之计。当是之时，秦已前使白起攻楚，取巫、黔中之郡，拔鄢郢，东至竟陵，楚顷襄王东徙治於陈县。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，遂见欺，留死於秦。顷襄王，其子也，秦轻之，恐壹举兵而灭楚。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：

天下莫彊於秦、楚。今闻大王欲伐楚，此犹两虎相与斗。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，不如善楚。臣请言其说：臣闻物至则反，冬夏是也；致至则危，累缸是也。今大国之地，遍天下有其二垂，此从生民

已来，万乘之地未尝有也。先帝文王、庄王之身，三世不妄接地於齐，以绝从亲之要。今王使盛桥守事於韩，盛桥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。王可谓能矣。王又举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门，举河内，拔燕、酸枣、虚、桃，入邢，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掾。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休甲息众，二年而後复之；又并蒲、衍、首、垣，以临仁、平丘，黄、济阳婴城而魏氏服；王又割濮之北，注齐秦之要，绝楚赵之脊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。王之威亦单矣。

王若能持功守威，絀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，使无後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负人徒之众，仗兵革之彊，乘毁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後患也。诗曰：『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』。易曰：『狐涉水，濡其尾』。此言始之易，终之难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，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。此二国者，非无大功也，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。吴之信越也，从而伐齐，既胜齐人於艾陵，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。智氏之信

韩、魏也，从而伐赵，攻晋阳城，胜有日矣，韩、魏叛之，杀智伯瑤於凿台之下。今王妒楚之不毁也，而忘毁楚之彊韩、魏也，臣为王虑而不取也。

诗曰：『大武远宅而不涉』。从此观之，楚国，援也；邻国，敌也。诗云：『赳赳毳兔，还犬获之。他人有心，余忖度之』。今王中道而信韩、魏之善王也，此正吴之信越也。臣闻之，敌不可假，时不可失。臣恐韩、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。何则？王无重世之德於韩、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韩、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将十世矣。本国残，社稷坏，宗庙毁。刳腹绝肠，折颈摺颐，首身分离，暴骸骨於草泽，头颅僵仆，相望於境，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。鬼神孤伤，无所血食。人民不聊生，族类离散，流亡为仆妾者，盈满海内矣。故韩、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忧也，今王资之与攻楚，不亦过乎！

且王攻楚将恶出兵？王将借路於仇雠之韩、魏乎？兵出之日而王

忧其不返也，是王以兵资於仇雠之韩、魏也。王若不借路於仇雠之韩、魏，必攻随水右壤。随水右壤，此皆广川大水，山林谿谷，不食之地也，王虽有之，不为得地。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。

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。秦、楚之兵构而不离，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与、铨、湖陵、碭、萧、相，故宋必尽。齐人南面攻楚，泗上必举。此皆平原四达，膏腴之地，而使独攻。王破楚以肥韩、魏於中国而劲齐。韩、魏之彊，足以校於秦。齐南以泗水为境，东负海，北倚河，而无後患，天下之国莫彊於齐、魏，齐、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，一年之後，为帝未能，其於禁王之为帝有餘矣。

夫以王壤土之博，人徒之众，兵革之彊，壹举事而树怨於楚，迟令韩、魏归帝重於齐，是王失计也。臣为王虑，莫若善楚。秦、楚合而为一以临韩，韩必斂手。王施以东山之险，带以曲河之利，韩必为关内之侯。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，梁氏寒心，许、鄢陵婴城，而上蔡、召陵不往来也，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。王壹善楚，而关内两万乘

之主注地於齐，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一经两海，要约天下，是燕、赵无齐、楚，齐、楚无燕、赵也。然後危动燕、赵，直摇齐、楚，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。

昭王曰：『善。』於是乃止白起而谢韩、魏。发使赂楚，约为与国。

黄歇受约归楚，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，秦留之数年。楚顷襄王病，太子不得归。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，於是黄歇乃说应侯曰：『相国诚善楚太子乎？』应侯曰：『然。』歇曰：『今楚王恐不起疾，秦不如归其太子。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，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。若不归，则咸阳一布衣耳；楚更立太子，必不事秦。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，非计也。原相国孰虑之。』应侯以闻秦王。秦王曰：『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，返而後图之。』黄歇为楚太子计曰：『秦之留太子也，欲以求利也。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，歇忧之甚。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阳

文君子必立为後，太子不得奉宗庙矣。不如亡秦，与使者俱出；臣请止，以死当之。』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，而黄歇守舍，常为谢病。度太子已远，秦不能追，歇乃自言秦昭王曰：『楚太子已归，出远矣。歇当死，原赐死。』昭王大怒，欲听其自杀也。应侯曰：『歇为人臣，出身以徇其主，太子立，必用歇，故不如无罪而归之，以亲楚。』秦因遣黄歇。

歇至楚三月，楚顷襄王卒，太子完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淮北地十二县。後十五岁，黄歇言之楚王曰：「淮北地边齐，其事急，请以为郡便。」因并献淮北十二县。请封於江东。考烈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城故吴墟，以自为都邑。

春申君既相楚，是时齐有孟尝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争下士，招致宾客，以相倾夺，辅国持权。

春申君为楚相四年，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餘万。五年，围邯鄲。邯鄲告急於楚，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，秦兵亦去，春申君归。春申

君相楚八年，为楚北伐灭鲁，以荀卿为兰陵令。当是时，楚复彊。

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，春申君舍之於上舍。赵使欲夸楚，为玳瑁簪，刀剑室以珠玉饰之，请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蹀珠履以见赵使，赵使大惭。

春申君相十四年，秦庄襄王立，以吕不韦为相，封为文信侯。取东周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二年，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，乃相与合从，西伐秦，而楚王为从长，春申君用事。至函谷关，秦出兵攻，诸侯兵皆败走。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益疏。

客有观津人硃英，谓春申君曰：『人皆以楚为彊而君用之弱，其於英不然。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逾黽隘之塞而攻楚，不便；假道於两周，背韩、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，魏旦暮亡，不能爱许、鄢陵，其许魏割以与秦。秦兵去陈百六十里，臣之所观者，见秦、楚之日斗也。』楚於是去陈徙寿春；而秦徙卫野王，作

置东郡。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吴，行相事。

楚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妇人宜子者进之，甚众，卒无子。赵人李园持其女弟，欲进之楚王，闻其不宜子，恐久毋宠。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，已而谒归，故失期。还谒，春申君问之状，对曰：『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，与其使者饮，故失期。』春申君曰：『娉入乎？』对曰：『未也。』春申君曰：『可得见乎？』曰：『可。』於是李园乃进其女弟，即幸於春申君。知其有身，李园乃与其女弟谋。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：『楚王之贵幸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馀年，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後将更立兄弟，则楚更立君後，亦各贵其故所亲，君又安得长有宠乎？非徒然也，君贵用事久，多失礼於王兄弟，兄弟诚立，祸且及身，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？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。妾幸君未久，诚以君之重而进妾於楚王，王必幸妾；妾赖天有子男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，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？』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李园女弟，谨舍而言之。

楚王。楚王召入幸之，遂生子男，立为太子，以李园女弟为王后。楚王贵李园，园用事。

李园既入其女弟，立为王后，子为太子，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，阴养死士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，而国人颇有知之者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五年，楚考烈王病。硃英谓春申君曰：『世有毋望之福，又有毋望之祸。今君处毋望之世，事毋望之主，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？』春申君曰：『何谓毋望之福？』曰：『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实楚王也。今楚王病，旦暮且卒，而君相少主，因而代立当国，如伊尹、周公，王长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？此所谓毋望之福也。』春申君曰：『何谓毋望之祸？』曰：『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，楚王卒，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。此所谓毋望之祸也。』春申君曰：『何谓毋望之人？』对曰：『君置臣郎中，楚王卒，李园必先入，臣为君杀李园。此所谓毋望之人也。』春申君曰：『足下置之，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

善之，且又何至此！』硃英知言不用，恐祸及身，乃亡去。

後十七日，楚考烈王卒，李园果先入，伏死士於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棘门，园死士侠刺春申君，斩其头，投之棘门外。於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。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，是为楚幽王。

是岁也，秦始皇帝立九年矣。嫪毐亦为乱於秦，觉，夷其三族，而吕不韦废。

太史公曰：吾適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！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明也！後制於李园，旄矣。语曰：『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』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？

黄歇辩智，权略秦、楚。太子获归，身作宰辅。珠炫赵客，邑开吴土。烈王寡胤，李园献女。无妄成灾，硃英徒语。

（二）黄香传

黄香字文强，江夏安陆人也。年九岁，失母，思慕憔悴，殆不免丧，乡人称其至孝。年十二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，署门下孝子，甚见爱敬。香家贫，内无仆妾，躬执苦勤，尽心奉养。遂博学经典，究精道术，能文章，京师号曰『天下无双江夏黄童』。

初除郎中，元和元年，肃宗诏香诣东观，读所未尝见书。香后告休，及归京师，时千乘王冠，帝会中山邸，乃诏香殿下，顾谓诸王曰：『此『天下无双江夏黄童』者也。』左右莫不改观。后召诣安福殿言政事，拜尚书郎，数陈得失，赏赉增加。常独止宿台上，昼夜不离省闕，帝闻善之。

永元四年，拜左丞。功满当迁，和帝留，增秩。六年，累迁尚书令。后以为东郡太守，香上疏让曰：『臣江淮孤贱，愚蒙小生，经学行能，无可算录。遭值太平，先人余福，得以弱冠特蒙征用，连阶累

任，遂极台阁。讫无纤介称，报恩嗟死，诚不意悟。卒被非望，显拜近郡，尊位千里。臣闻量能授官，则职无废事；因劳施爵，则贤愚得宜。臣香小丑，少为诸生，典郡从政，固非所堪。诚恐蒙顿，孤忝圣恩。又惟机密端首，至为尊要，复非臣香所当久奉。承诏惊惶，不知所裁。臣香年在方刚，适可驱使。愿乞余恩，留备冗官，赐以督责小职，任之宫台烦事，以毕臣香蝼蚁小志，诚瞑目至愿，土灰极荣。』帝亦惜香干用，久习旧事，复留为尚书令，增秩二千石，赐钱三十万。是后遂管枢机，甚见亲重，而香亦祇勤物务，忧公如家。

十二年，东平清河奏詆言卿仲辽等，所连及且千人。香科别据奏，全活甚觭。每郡国疑罪，辄务求轻科，爱惜人命，每存忧济。又晓习边事，均量军政，皆得事宜。帝知其精勤，数加恩赏。疾病存问，赐医药。在位多所荐达，宠遇甚盛，议者讥其过幸。

延平元年，迁魏郡太守。郡旧有内外园田，常与人分种，收谷岁数千斛。香曰：『《田令》「商者不农」，《王制》「仕者不耕」，伐冰

食禄之人，不与百姓争利。』乃悉以赋人，课令耕种。时被水年饥，乃分奉禄及所得赏赐班贍贫者，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，助官禀贷，荒民获全。后坐水潦事免，数月，卒于家。所著赋、笺、奏、书、令、凡五篇。子琮，自有传。

《后汉书》文苑列传第七十上黄香传

（三）黄琼传

黄琼字世英，江夏安陆人，魏郡太守香之子也。香在《文苑传》。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，辞病不就。遭父忧，服阕，五府俱辟，连年不应。

永建中，公卿多荐琼者，于是与会稽贺纯、广汉杨厚俱公车征。琼至纶氏，称疾不进。有司劾不敬，诏下县以礼慰遣，遂不得已。先是，征聘处士多不称望，李固素慕于琼，乃以书逆遗之曰：

闻已度伊、洛，近在万岁亭，岂即事有渐，将顺王命乎？盖君子谓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故传曰：『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间』。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。诚遂欲枕山栖谷，拟亦巢、由，斯则可矣；若当辅政济民，今其时也。自生民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必待尧、舜之君，此为志士终无时矣。常闻语曰：『峣峣者易缺，皎皎者易污。』《阳春》之曲，和者必寡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近鲁阳樊君，被征初至，朝廷设坛

席，犹待神明。虽无大异，而言行所守无缺。而毁谤布流，应时折减者，岂非观听望深，声名太盛乎？自顷征聘之士，胡元安、薛孟尝、朱仲昭、顾季鸿等，其功业皆无所采，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。愿先生弘此远谟，令众人叹服，一雪此言耳。

琮至，即拜议郎，稍迁尚书仆射。

初，琮随父在台阁，习见故事。及后居职，达练官曹，争议朝堂，莫能抗夺。时连有灾异，琮上疏顺帝曰：『间者以来，卦位错谬，寒燠相干，蒙气数兴，日暗月散。原之天意，殆不虚然。陛下宜开石室，案《河》、《洛》，外命史官，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，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，孰为多少。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，数见公卿，察问得失。诸无功德者，宜皆斥黜。臣前颇陈灾眚，并荐光禄大夫樊英、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、广汉杨厚，未蒙御省。伏见处士巴郡黄错、汉阳任棠，年皆耆耄，有作者七人之志。宜更见引致，助崇大化。』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。

三年，大旱。琮复上疏曰：『昔鲁僖遇旱，以六事自让，躬节俭，闭女谒，放谗佞者十三人，诛税民受货者九人，退舍南郊，天立大雨。今亦宜顾省政事，有所损阙，务存质俭，以易民听。尚方御府，息除烦费。明敕近臣，使遵法度，如有不移，示以好恶。数见公卿，引纳儒士，访以政化，使陈得失。又囚徒尚积，多致死亡，亦足以感伤和气，招降灾旱。若改敝从善，择用嘉谋，则灾消福至矣。』书奏，引见德阳殿，使中常侍以琮奏书属主者施行。

自帝即位以后，不行籍田之礼。琮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，上疏奏：『自古圣帝哲王，莫不敬恭明祀，增致福祥，故必躬郊庙之礼，亲籍田之勤，以先群萌，率劝农功。昔周宣王不籍千亩，虢文公以为大讥，卒有姜戎之难，终损中兴之名。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，体虔肃以应天，顺时奉元，怀柔百神，朝夕触尘埃于道路，昼暮聆庶政以恤人。虽《诗》咏成汤之不怠遑，《书》美文王之不暇食，诚不能加。今庙祀适阙，而祈谷洁斋之事，近在明日。臣恐左右之心，不欲屡动圣躬，以为亲耕之

礼，可得而废。臣闻先王制典，籍田有日，司徒咸戒，司空除坛。先时五日，有协风之应，王即斋宫，飨醴载耒，诚重之也。自癸巳以来，仍西北风，甘泽不集，寒凉尚结。迎春东郊，既不躬亲，先农之礼，所宜自勉，以逆和气，以致时风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自强不息。』斯其道也。

书奏，帝从之。

顷之，迁尚书令。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，专用儒学文吏，于取士之义，犹有所遗，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，事竟施行。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，又覆之于端门，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。琼复上言：『覆试之作，将以澄洗清浊，覆实虚滥，不宜改革。』帝乃止。出为魏郡太守，稍迁太常。和平中，以选入侍讲禁中。

元嘉元年，迁司空。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，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。特进胡广、太常羊溥、司隶校尉祝恬、太中大夫边韶等，咸称冀之勋德，其制度赏赐，以宜比周公，锡之山川、土田、附庸。琼独建

议曰：『冀前以亲迎之劳，增邑三千，又其子胤亦加封赏。昔周公辅相成王，制礼作乐，化致太平，是以大启土宇，开地七百。今诸侯以户邑为制，不以里数为限。萧何识高祖于泗水，霍光定倾危以兴国，皆益户增封，以显其功。冀可比邓禹，合食四县，赏赐之差，同于霍光，使天下知赏必当功，爵不越德。』朝廷从之。冀意以为恨。会以地动策免。复为太仆。

永兴元年，迁司徒，转太尉。梁冀前后所托辟召，一无所用。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，亦不加命。延熹元年，以日食免。复为大司农。明年，梁冀被诛，太尉胡广、司徒韩续、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，复拜琼为太尉。以师傅之恩，而不阿梁氏，乃封为祁乡侯，邑千户。琼辞疾让封六七上，言旨恳恻，乃许之。梁冀既诛，琼首居公位，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，海内由是翕然望之。寻而五侯擅权，倾动内外，自度力不能匡，乃称疾不起。四年，以寇贼免。其年复为司空。秋，以地震免。

七年，疾笃，上疏谏曰：臣闻天者务刚其气，君者务强其政。是以王者处高自持，不可不安；履危任力，不可不据。夫自持不安则颠，任力不据则危。故圣人升高据上，则以德义为首；涉危蹈倾，则以贤者为力。唐尧以德化为寇冕，以稷、契为筋力。高而益崇，动而愈据，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，保其社稷者也。昔高皇帝应天顺民，奋剑而王，埽除秦、项，革命创制，降德流祚。至于哀、平，而帝道不纲，秕政日乱，遂使奸佞擅朝，外戚专恣。所寇不以仁义为冕，所蹈不以贤佐为力，终至颠蹶，灭绝汉祚。天维陵弛，民鬼惨怛，赖皇乾眷命，炎德复辉。光武以圣武天挺，继统兴业，创基冰泮之上，立足枳棘之林。擢贤于众愚之中，画功于无形之世。崇礼义于交争，循道化于乱离。是自历高而不倾，任力危而不跌，兴复洪祚，开建中兴，光被八极，垂名无穷。至于中叶，盛业渐衰。陛下初从藩国，爰升帝位，天下拭目，谓见太平。而即位以来，未有胜政。诸梁秉权，竖宦充朝，重封累积，倾动朝廷，卿校牧守之选，皆出其门，羽毛齿革、明珠南金之宝，殷满其室，富拟王

府，势回天地。言之者必族，附之者必荣。忠臣惧死而杜口，万夫怖祸而木舌，塞陛下耳目之明，更为聒瞽之主。故太尉李固、杜乔，忠以直言，德以辅政，念国妄身，陨歿为报，而坐陈国议，遂见残灭。贤愚切痛，海内伤惧。又前白马令李云，指言宦官罪秽宜诛，皆因众人之心，以救积薪之敝。弘农杜众，知云所言宜行，惧云以忠获罪，故上书陈理之，乞同日而死，所以感悟国家，庶云获免。而云既不辜，众又并坐，天下尤痛，益以怨结，故朝野之人，以忠为讳。昔赵杀鸣犊，孔子临河而反。夫覆巢破卵，则凤皇不翔；刳牲夭胎，则麒麟不臻。诚物类相感，理使其然。尚书周永，昔为沛令，素事梁冀，幸其威势，坐事当罪，越拜令职。见冀将衰，乃阳毁示忠，遂因奸计，亦取侯封。又黄门协邪，群辈相党，自冀兴盛，腹背相亲，朝夕图谋，共构奸轨。临冀当诛，无可设巧，复记其恶，以要爵赏。陛下不加清澄，审别真伪，复兴忠臣并时显封，使朱紫共色，粉墨杂蹂，所谓抵金玉于沙砾，碎珪璧于泥涂。四方闻之，莫不愤叹。昔曾子大孝，慈母投杼；伯奇至贤，终于

流放。夫谗谀所举，无高而不可升；阿党相抑，无深而不可论。可不察欤？臣至顽弩，世荷国恩，身轻位重，勤不补过，然惧于永殁，负衅益深。敢以垂绝之日，陈不讳之言，庶有万分，无恨三泉。

其年卒，时年七十九。赠车骑将军，谥曰忠侯。孙琬。

（四）黄琬传

琬字子琰。少失父。早而辩慧。祖父琮，初为魏郡太守，建和元年正月日食，京师不见而琮以状闻。太后诏问所食多少，琮思其对而未知所况。琬年七岁，在傍，曰：『何不言日食之余，如月之初？』琮大惊，即以其言应诏，而深奇爱之。后琮为司徒，琬以公孙拜童子郎，辞病不就，知名京师。时司空盛允有疾，琮遣琬候问，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，允发书视毕，微戏琬曰：『江夏大邦，而蛮多士少。』琬奉手对曰：『蛮夷猾夏，责在司空。』因拂衣辞去，允甚奇之。

稍迁五官中郎将。时陈蕃为光禄勋，深相敬待，数与议事。旧制，光禄举三署郎，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。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，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，京师为之谣曰：『欲得不能，光禄茂才。』于是琬、蕃同心，显用志士，平原刘醇、河东朱山、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。蕃、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，事下御史中丞王暢、侍御史刁韪。韪、暢素重蕃、琬，不举其事，而左右复

陷以朋党，暢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，琬、璉俱禁锢。

璉字子荣，彭城人。后陈蕃被征，而言事者多讼璉，复拜议郎，迁尚书。在朝有鲠直节，出为鲁、东海二郡相。性抗厉，有明略，所在称神。常以法度自整，家人莫见堕容焉。

琬被废弃几二十年。至光和末，大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，由是征拜议郎，擢为青州刺史，迁侍中。中平初，出为右扶风，征拜将作大匠、少府、太仆。又为豫州牧。时寇贼陆梁，州境雕残，琬讨击平之，威声大震。政绩为天下表，封关内侯。

及董卓秉政，以琬名臣，征为司徒，迁太仆，更封阳泉乡侯。卓议迁都长安，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。琬退而驳议之曰：『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，光武卜东郡以隆汉，天之所启，神之所安。大业既定，岂宜妄有迁动，以亏四海之望？』时人惧卓暴怒，琬必及害，固谏之。琬对曰：『昔白公作乱于楚，屈庐冒刃而前；崔杼弑君于齐，晏婴不惧其盟。吾虽不德，诚慕古人之节。』琬竟坐免。卓犹敬其名德旧族，不敢害。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，及徙西都，转司隶校尉，与

司徒王允同谋诛卓。及卓将李傕、郭汜攻破长安，遂收琬下狱死，时年五十二。

论曰：古者诸侯岁贡士，进贤受上赏，非贤贬爵士。升之司马，辩论其才，论定然后官之。任官然后禄之。故王者得其人，进仕劝其行，经邦弘务，所由久矣。汉初诏举贤良、方正，州郡察孝廉、秀才，斯亦贡士之方也。中兴以后，复增敦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、敦厚之属。荣路既广，觖望难裁，自是窃名伪服，浸以流竞。权门贵仕，请谒繁兴。自左雄任事，限年试才，虽颇有不密，固亦因识时宜。而黄琼、胡广、张衡、崔瑗之徒，泥滞旧方，互相诡驳，循名者屈其短，算实者挺其效。故雄在尚书，天下不敢妄选，十余年间，称为得人，斯亦效实之征乎？顺帝始以童弱反政，而号令自出，知能任使，故士得用情，天下喁喁仰其风采。遂乃备玄纁玉帛，以聘南阳樊英，天子降寝殿，设坛席，尚书奉引，延问失得。急登贤之举，虚降己之礼，于是处士鄙生，忘其拘儒，拂巾衽褐，以企旌车之招矣。至乃英能承风，俊乂咸事，若李固、周举之渊

谟弘深，左雄、黄琮之政事贞固，桓焉，杨厚以儒学进，崔瑗、马融以文章显，吴祐、苏章、种暠、栾巴牧民之良干，庞参、虞诩将帅之宏规，王龚、张皓虚心以推士，张纲、杜乔直道以纠违，郎顗阴阳详密，张衡机术特妙，东京之士，于兹盛焉。向使庙堂纳其高谋，疆场宣其智力，帷幄容其謇辞，举厝稟其成式，则武、宣之轨，岂其远而？《诗》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』可为恨哉！及孝桓之时，硕德继兴，陈蕃、杨秉处称贤宰，皇甫、张、段出号名将，王畅、李膺弥缝袞阙，朱穆、刘陶献替匡时，郭有道奖鉴人伦，陈仲弓弘道下邑。其余宏儒远智，高心洁行，激扬风流者，不可胜言。而斯道莫振，文武陵队，在朝者以正议婴戮，谢事者以党锢致灾。往车虽折，而来轸方遒。所以倾而未颠，决而未溃，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？呜呼！

赞曰：雄作纳言，古之八元。举升以汇，越自下蕃。登朝理政，并纾灾昏。琮名夙知，累章国疵。琬亦早秀，位及志差。

（五）黄庭坚传

黄庭坚字鲁直，洪州分宁人。幼警悟，读书数过辄成诵。舅李常过其家，取架上书问之，无不通，常惊，以为一日千里。举进士，调叶县尉。熙宁初，举四京学官，第文为优，教授北京国子监，留守文彦博才之，留再任。苏轼尝见其诗文，以为超轶绝尘，独立万物之表，世久无此作，由是声名始震。知太和县，以平易治。时课颁盐筴，诸县争占多数，太和独否，吏不悦，而民安之。

哲宗立，召为校书郎、《神宗实录》检讨官。逾年，迁著作佐郎，加集贤校理。《实录》成，擢起居舍人。丁母艰。庭坚性笃孝，母病弥年，昼夜视颜色，衣不解带。及亡，庐墓下，哀毁得疾几殆。服除，为秘书丞，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。绍圣初，出知宣州，改鄂州。章惇、蔡卞与其党论《实录》多诬，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，摘千余条示之，谓为无验证。既而院吏考阅，悉有据依，所余才三十二事。庭坚书『用铁龙爪治河，有同儿戏』，至是首问焉。对曰：『庭坚时官北都，尝亲见之，真儿戏耳。』凡有问，皆直辞以

对，闻者壮之。贬涪州别驾、黔州安置，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骖法。以亲嫌，遂移戎州。庭坚泊然，不以迁谪介意。蜀士慕从之游，讲学不倦，凡经指授，下笔皆可观。

徽宗即位，起监鄂州税，签书宁国军判官，知舒州，以吏部员外郎召，皆辞不行。丐郡，得知太平州，至之九日罢，主管玉隆观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，挺之执政，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，上其所作《荆南承天院记》，指为幸灾，复除名、羁管宜州。三年，徙永州，未闻命而卒，年六十一。

庭坚学问文章，天成性得，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，学甫而不为者。善行、草书，楷法亦自成一家。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俱游苏轼门，天下称为四学士，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，蜀、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，故称『苏、黄』。轼为侍从时，举以自代，其词有『瑰伟之文，妙绝当世，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』之语，其重之也如此。初，游灊皖山谷寺、石牛洞，乐其林泉之胜，因自号山谷道人云。

（六）庭坚公传

庭坚字鲁直，其先婺之金华人。以策干江南用为著作佐郎，知洪州分宁县。贍生元吉，元吉始卜筑修水。上葬两世于山中，遂占籍焉。元吉生中理，赠光禄卿。中理生湜，赠朝散大夫。湜生庶，常掇康州，赠中大夫。庭坚之考也。

庭坚幼警悟，读书五行俱下，数过辄忆。康州奇之。既孤，从舅尚书李常学。常曾过其家，塾见其书帙纷错，因乱抽架上书问之，无不通，大惊，以为一日千里也。治平中两省乡荐遂登，四年第调汝州叶县尉。熙宁中，诏举四京学官，有司考其文章优等，遂除大名府国子监教授。留守太师文潞公才之，留再任。用荐者忙乱著作佐郎。先是眉山苏轼见庭坚诗于孙觉家，绝叹以为世久无此作矣。因以诗往来。会苏轼以诗抵罪，庭坚亦罚金。直委知吉州太和县改授宣德郎。太和号难治，庭坚以平易近民，民亦不忍欺。会颁盐策，诸邑争授多

数，独庭坚平平。大吏不悦，而民安之。到官年余，移监德州德平镇，序迁奉议郎。哲宗即位，转承议郎，赐五品服，乃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馆。未几，除《神宗实录》院检讨官。集贤校理逾年，除秘书省著作佐郎，朝庭数议除美官，为言事者所梗不果，又迁朝奉郎，遇郊当任子。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。实录书成，当进一官，丐回授母夫人李，朝庭从之，遂君安康郡。庭坚事母孝，有曾闵之行安康，卧病弥年。庭坚昼夜视颜色，手汤药，衣不解带。时其疾痛痾痒，而敬抑搔之。『至亲滌厕，踰浣中裙』云。遭母丧，哀毁过，人得疾几殆。既还葬，因卢墓侧。终丧，先是苏轼尝薦庭坚自代其略曰：『瑰玮之文妙绝当世，孝友之行追配古人。』世以为实录云。服除，除秘书丞集贤校理同修国史，辞疾。乞守太平，除。宣又改鄂。未几，管句亳州明道宫。绍圣初，议者言《神宗实录》多诬失实。召至陈留问状，三问皆以实对。谪授涪州别驾，黔州安置。命下，左右或泣，庭坚色自若，投床大鼾。即日上道，君子以是知庭坚不以得丧休戚芥蒂於其

中也。至黔寓开元寺，摩围阁以登，览文墨自娱，无迁谪意。俄以外兄作本路常平官，避嫌移戎州。庭坚亦不以介意。与后生讲学孜孜不怠。两州人士争从之游。经庭坚指授下笔皆有可观。今上登极，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，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，改朝奉郎知舒州，又召以为吏部员外郎。辞疾不拜，上章乞郡，得知太平州。到官九日而罢。管句洪州玉隆观，寓居江夏。庭坚风韵洒落，胸中恢疏，初无怨恩。谈笑谐谑或以忤物，盖尝忤赵丞相。正夫而庭坚不屑也。庭坚往，尝作《荆州承天院塔记》。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，采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。遂除名，编直隶宜州。虽被横逆，未尝一语尤之。浩然自得也。崇宁四年九月十三日卒于宜州寓居，年六十有一。大观三年十一月归葬双井祖塋之西。元配孙氏，孙觉之女，封兰溪县君。后配谢氏，师厚之女，封介休县君。一男曰相，一女曰睦，嫁将仕郎李文伯。庭坚学问文章天然成性，落笔妙天下。元祐中，眉山苏轼号文章伯，当是时庭坚与高邮秦观宛邱张耒济源晁补之皆游其门，以文

相高号『四学士』。一文一诗出，人争传诵之，纸价为高。而庭坚之文尤绝妙，追古冠今，烛后辉前。晚节位益黜，名益高，世以配眉山谓之『苏黄』。庭坚尝游灊皖，乐山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，因自号山谷老人。天下皆称山谷而不名字，之以配轼之号东坡云。庭坚楷法妍媚自成一家，游荆州得石本兰亭，爱玩之不去手，因悟古人用笔意，作小楷日进。曰：『他日当有知我者。』草书尤奇玮。庭坚没后，人争购之一纸千金云。